

插画染书香

任随平

古人以为，世间雅事当是焚香沐浴插花读书。

雅致，娴雅者当是插花，插花是一种修为，艺术的修为，内心的修习，加持的是一份艺术的历练与凸显。而读书，当是精神内里的优雅提升。唐诗宋词，嚼出的是一份淡雅与素净，宋人喜吃，吃的是一份飘逸与隐逸其间文化，元人的画作，夜深人静时铺展在馨香逸散的书桌上，品味的是一份高雅与闲逸，晚明小品文，在有意无意间飘逸着市井烟火气。

这一切，无不是因书而得，于是，有一间陋室，度置三五书架，平日里信手拈来，插花品茶读书当是雅趣横生。

书还是古书好。古书有古气，有古意，就像一场旧雨落在往事里，周作人喜欢阅读古籍，我亦喜欢古书，阅读一本古籍，就像和一位失散多年的故友重逢，少了寒暄，多了知遇，阅读这样的书籍，只需要一个午后的时光，书架就在旁侧，安卧在藤椅间，窗外的阳光大把大把地泻落下来，落在书页上，落在发际间，整个人被阳光浸润着，书中的故事和文字亦是被阳光浸润着，有湿漉漉的记忆，有湿漉漉的爱恋。近日读《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青峰埋下的一块顽石竟被曹雪芹的文字点化出肝肠寸断的故事，脂砚斋的评点文字更是妙笔生花，倘若故事中的人物生动起来，活化起来，在宁荣二府中嬉笑游走，游走间有诗文对和，酣畅淋漓。读这样的文字，木几上最好要有一杯香茗，红茶亦好，绿茶亦好，红茶宜品，绿茶宜饮。红茶宜泡在白瓷盏中，抬首间茶汤跃入喉咙，茶香荡气回肠般在肺腑间游走；而绿茶，当泡在透明杯盏中，茶叶舒展腾挪，在水中跌宕起伏，茶香亦跟着起伏，饮茶的思绪亦跟着起伏，起起伏伏间，那些幻化生花的文字也就落在了胸臆间。文字是香的，茶是香的，故事亦是香的。

转身，书架就在旁侧，书架上的插花仿佛蒲松龄的志怪文字，神秘馨香。

插花宜置于书架上，书是书架的灵魂，插花是文字的灵魂。

插花不宜买，宜动手插。山水养育万物，花草是时光养育在大地上的文字，它们接受了日月雨露，有自然的灵性，平日里游走山水之间，枯枝败叶是成熟了的文字，成熟了的文字是大地成熟了的故事，将它们带回来。

插花宜在落雨时节。檐前的雨水滴滴答答地落着，灰鸽在近旁的高树上咕咕地叫着，远山，雨雾，整个儿地将村庄围拢起来，风细若游丝，浑身浸透着雨水，像游走的梦。这时候，安坐在书屋前将平日里捡回的草木茎秆枝叶用剪刀小心地裁剪，或旁逸斜出，或道劲弯曲，取直的茎秆做主枝，斜逸弯曲的做副枝。之后，将它们插在那些废旧洁净的瓷瓶里，瓷瓶上最好有精致的图画，那图画里有山野草木，有潺潺溪流，有鸟声啾啾，有秋声阵阵。

选一二处书架空闲的位置度置起来，书香氤氲，插花旖旎。

提壶烧水，再沏一壶茶。沏一壶上好的滇红，落雨时节，湿气重，一壶温热的上好滇红让你我的肺腑之间元气充盈，俯仰之间，馨香弥散。

一壶一文字，一叶一山水。文字从茶香中出走，染了山水的灵气，便有了一室的书香江湖。

安祥

腊月安祥，人安祥，社会安祥。看看那些行走着的人的脸，平和、端庄、堆满了笑容。笑容，是安祥绽放的花朵。没有焦躁，没有忧郁，更没有狡狴和阴险。有的，只是一派明朗；有的，俱是满面春光。人见人，是笑脸相迎，笑面相对；闲话家常，姿态，呈现的是一份随性的优雅；走起路来，则是步履平稳，不急不躁，彰显着一份达观的从容和潇洒。行有行姿，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安祥，表现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上。

村庄，街道干净，房屋整齐，穆如肃；清晨，炊烟袅袅，婉约静美；夜晚，幽幽，安静似太古。城市，市面繁荣，车水马龙；繁复却不凌乱，热烈而不喧嚣，宏大却又庄严。秩序井然，忙而不乱，腊月，丰富多彩，而又肃庄、端正。

安祥，源于富足，物质的富足，精神的富足。

经济发达，收入提高，过年，再不是过关。过年，成为了一种总结，一种享受，一种分享，一种对生活满足的表达方式。物质的富足，以种种物质形式表现着；精神的富足，则是来自一种精神层面，那就是安祥。

红火

腊月红火，场面红火，精神红火。

腊月帖

路来森

进入腊月，购物的人多了。在农村，传统的大集，越加红火；在城市，开门的超市，轰轰烈烈。大集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熙熙攘攘；超市里，百货杂陈，游客如龙；购物的人，忙忙碌碌；购物的气氛，热热烈烈；购物者的心情，温婉似火。这是一种燃烧，把本寒的腊月，燃烧出一团温暖。

街道上，一面面的红旗，插起来；一张张火红的标语，拉起来；甚至于，连锁店门头的流动字幕，也以红色为主调了。

收获的腰包，鼓鼓的，每一位男人，都因为满足，而呈现出一副醉酒的样子。红润的脸膛，饱满的精神，火辣辣的热情。女人们，穿起了红衣服，行走如流动的火焰，燃烧了一条条街道；小孩子，脸蛋红红，像熟透的红苹果，散溢着馨香，洋溢着童真的娇憨。是天底下，最美的晨光。

心中，总是涌着一股暖流，燃烧着一团火。是对生活的满足，是对亲人的爱，是对他人的感激，更是对国家的感恩。

吃水不忘打井人，大河里有水小河满。这红红火火的腊月，来之不易，老百姓的心中。自有一盏灯，照亮自己，也照亮对政府、对国家的认知。

香郁

腊月香，不是一般的香，而是一种浓郁黏稠的香。

腊月里，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备美食。尽管，如今万物都能从超市、网络上购得，但会生活的人，还是喜欢自己动手做。自己动手做出的美食，食材本色、放心，味道也最适合自己的口味，最重要的是，自己亲手做出的美食，里面融入了一种暖暖的情味。母亲的情味，故乡的情味。

蒸馒头的面粉，要自己磨，最好还要用石磨。石磨磨出的面粉，接地气，本于天然，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小麦的麦香。所以，一锅新出锅的石磨面粉馒头，馨香四溢，那份柔软的、甜咪咪的麦香，简直是迷人，醉死人。

在乡村，过年美食，多有炸食的习惯，似乎，一切都要炸。炸鱼、炸肉、炸鸡、炸蘑菇、炸山药、炸藕盒、炸面食。所用之油，一定要新鲜、纯正、新鲜、纯正的油，才能最大程度地促使油炸之物，爆发出它们的浓香。

临近年关，家家油炸，故尔，此一段时间，满村庄都弥漫了油炸香。真香，香得浓郁，香得黏稠，扑面而来，滚滚涌动，仿佛，连每一根树梢，都被那油炸的郁香，拧巴住了。

飘逸的流云，滞留半空，垂涎俯首；飞翔的鸟儿，翅膀滞涩，沉沉地醉在这腊月香中；街面走过的行人，禁不住停下脚步，嗅一嗅，嗅一嗅。

情不自禁地赞叹一声：哎，怎么这么香啊。对，腊月，就是这么香。

腊月素描（组诗）

吴晓波

炊烟
翻开腊月的封面
炊烟也起早摸黑赶集
有的猫着身子
有的昂首挺胸
心上都紧揣一个目的地
年的大考

稻草味的，秸秆味的
还有大柴味的
乡下的母亲手握火钳
调剂炊烟大小的阀门
狂草浓浓的诗情

炉火
雪花在窗外越玩越疯
天说要结成一块冰
乡下父亲把炉火生得旺旺
一只烤熟了红薯
托着下巴
在一边慵懒地打着盹
每一块火炭
都瞪着火红的眼睛
替年迈的父亲侧耳聆听
远方的风雪夜归人

犬吠
犬吠越来越稠密
寒风东奔西突
按住了村的这头
却按不住村的那头

巴掌一样大的小山村
父亲总是梦中被犬吠叫醒
喃喃自语：
这犬吠叫破了天，肯定是他二舅家大小子打工回来了。

草垛
北风一夜吹瘦了村庄
草垛把繁华过往
悉数收藏
隆起为季节肥美的句号
父亲头顶阳光，爬上草垛
挥手
为乡村的诗篇果断断句
前半部交给老牛和麻雀
咀嚼
后半部交给阳春白雪
落成一项乡愁的草帽
飞寄远方的我

祈福（外一首）

白俊华

黑暗来临之前
一只鸟，已飞向清晨
这个夜晚
冷，梦着暖
白，梦着蓝
檐下的灯笼
梦着蝶
所有心事都停下脚步
梦着，第一缕阳光
欢快的鸣叫

鸟鸣
冬天，一些柔软的事物
总是跑到屋檐下躲避天空
或许没有理由，只把
一只又一只敏感的耳朵
引向远方，抑或星星
偶尔，一两声轻柔的鸣叫
提醒卧在温暖内部的人
不要轻易忽略一棒炉火
越来越复杂的表情

南方的雪

宋成钧

当低矮的天空 轻吻屋顶的青瓦
漫天雪花 纷纷扬扬
轻轻地落 悄悄地下

有一些 落在花坛里
昨夜刚刚绽开的几朵红梅
柔软 如十八岁少女的唇印
清凉而温馨

我摊开温暖的手掌 想留住这个洁净的世界
那些轻盈的洁白 却瞬间消逝
消逝于红梅的枝头 人世间的指尖
只留下一截枯枝
一段清瘦的时光

有人说 南方的雪不大 落地即化
偏偏有一些 飘落在
乡下老母亲的头上
一年比一年多 一年比一年白

雪事

钟惠梅

气如阳光，香甜了整段时光。

3

关于雪的记忆，最为深刻的是2008年。一夜的风，吹落的时光，吹白的苍穹。第二天早上，送先生上班，一出门，他就接二连三地摔跤，活像一只北极熊。我笑话他。他也笑话自己。可回头一看，像我们这般摔倒，又爬起来大笑不止的人并不少。笑声此起彼伏，不是这边摔倒，就是那边大笑。不是这边大笑，就是那边摔倒，整整齐齐街都如一尾欢畅无比的鱼。不过很快，紧张就代替了欢笑。首先，是交通管制，先生的车开到半路，就被冰雪截留，无法继续前行。最后，他走了四个小时的路，终于赶回了单位。接着是新闻报道，京广高速冰冻，匆匆赶回家过年的人们滞留在高速上。而我们的小县城也开始停水停电，无法正常工作。这倒是给我们提供了看雪的机会。几个好友便相约爬西界看雪。在西界，地上是雪，池塘是冰，九九是摄影师，我、菜菜、青梅是演员。我们放开喉咙，模仿狮、豹、熊、虎，在雪原大声吼叫。我们学做孩子，在洁白的冰面上打滚儿，翻筋斗，耍宝大笑，随意躺着躺着，我们忘乎所以，尽情在雪上舞蹈，在冰上翱翔，在白天的世界里书写人生。故事的结局如何，我们都忘了，我们只记住了曾经久违的笑。

4

其实，2018年的深冬，雪也曾包围了我们的城。可我一门心思辅助正儿，压根儿就没关注它的到来，印象自然是不深的。直到今天，雪说来就来，我都还没来得及准备帽子、手套、围巾迎接它，它就亲吻了我微微上翘的睫毛。在黑色的大幕上，它快速起跳，飞身而下，一泻汪洋。恣肆的身姿轻盈如烟，傲骨于梅香。

第二天，世界一片白。先生和儿子第一次主动陪我外拍。他们不容我说话，就父子合力，拿着伞，提着摄影包，把我推出了家门。

世界安静极了。车，树，花草，房子一切的一切，都躺在洁白的棉被里，储备能量。我调整光圈，按下快门，用镜头记

录此刻的宁静与美好。

手冻僵了。脚也冻僵了。可心却在一张张照片定格一瞬乐开了花。幸福越过先生高举在我头顶的伞，围在提着摄影包的正儿身旁。

亲情，在雪花盛开的日子里，温暖如春，馨香四溢。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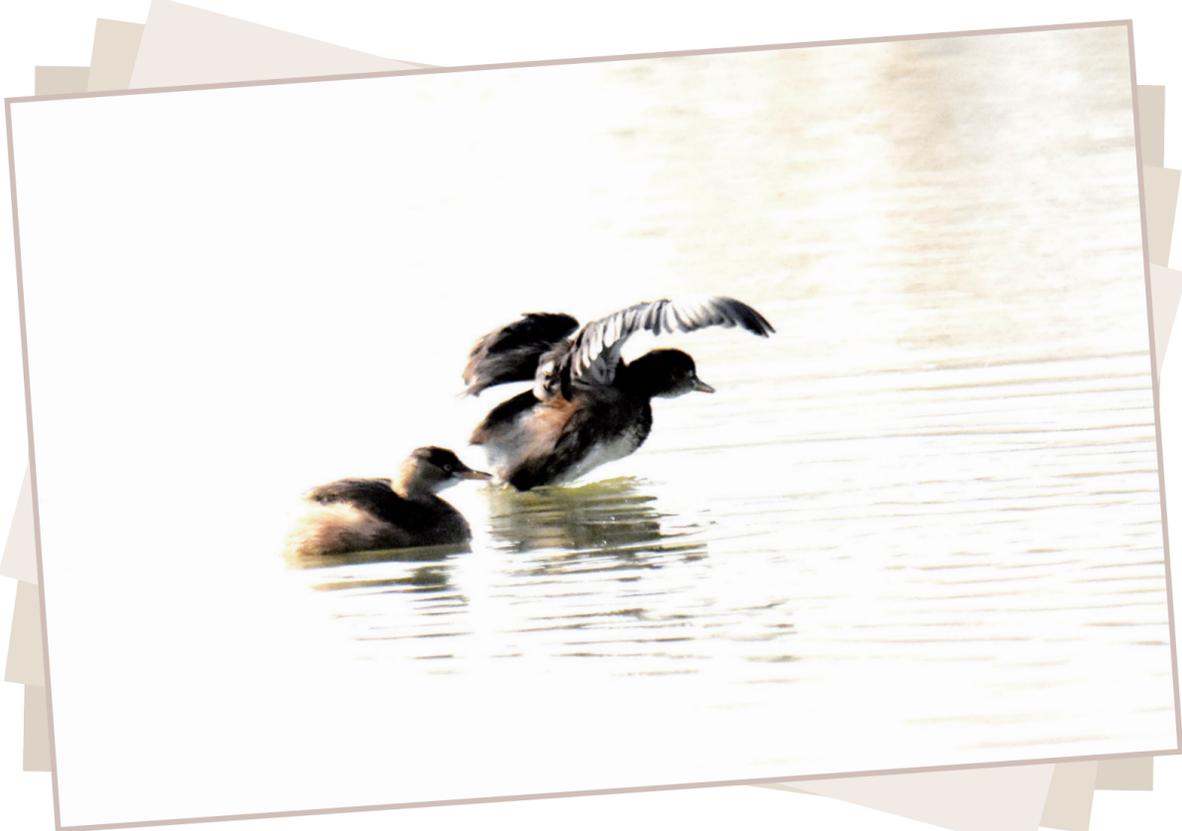
普光寺的雪，在高耸的红墙上低吟浅唱。脚步轻轻地来，又轻轻地去，留一道沧桑在人间听禅，打坐，念经。

我在红墙下仰望，凝视，听雪。影子贴近的地方，暖流在激荡。飞檐的拐角处，时光重叠了银杏枝桠，岁月浸染的童话里，是生命盛满的诗行。木格窗外，雪一直在下。

6

风停，雪静下来，时间也静下来。一道亮光透过雾霭谜团般的门缝偷窥人间。天门山在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里，伸出素白的手，遥握四季轮回的梦境。漫山飞旋的雪花，用神话改写童话。玉树琼枝送来的壮美，困住了我的眼睛。

心之所向的神往，随浅浅的镜头里一路逍遥。一片片闪闪发亮的雪，在一张张精美的照片里发光。那如花的妩媚，如水的洁净，气吞山河的霸气，变化莫测的神秘，飘渺如烟的仙境，逐一从她的世界走进我的世界。分享的幸福在这一刻充满了芬芳。纯洁的善良是雪赐予我们的珍贵情感和宝贵财富。回望远去的时光，那一桩桩雪事，是故事里的事，也是故事外的事，遇见，就是花开。



笨鸟先飞 李陶 摄

1

子夜，那枚小小的精灵，拖着长长的尾巴，带着久久的思念和密密的期盼，穿越武陵千年秘境，敲开了我的窗棂。用心与大地对视，离岁月最近的温柔在最近的远方挥手、含笑。六角的花瓣，张开晶莹的翅膀，妩媚绽放在树梢，草垛，山峦，路面，池塘，河道，屋顶和我的头上，世间万物瞬间就成了白发苍苍的长者。祥霞从屋檐的灯笼里溢出，一团团的白，漫过父亲的田野和母亲的厨房，腊肉香了，故乡落进了梦里，落在了雪上。

2

我对雪的记忆不多。对冰的记忆多于雪。小时候，一到冬天，只要有水的地方，早上都会有冰的影子。或大或小，或圆或扁。亮晃晃的，像月亮，像糍粑，一片片躺在地面的水洼里，不厚也不薄，大多只要用手指使劲儿一戳，就可哗啦一声，戳个窟窿来。或随便捡起一块小石头，扔过去，它也会哐当一声，四分五裂开来，即便是不破碎，也会出现纵横交错的裂纹，那些黑白相间的纹路，如一道道岁月浸染的褶皱，苍劲有力，朴实厚重。上学路上，我和小伙伴们去掉书包，放下封笼儿，挽起袖子，蹬在田边或水池边捞冰。冰在手里，立刻就会化掉。我们如一只只馋嘴的猫，赶紧伸直脖子，张开嘴巴，呼呼啦啦一口气把冰吞进肚子。顿时，清凉刺骨的感觉让每一颗细胞都沸腾起来，童年鲜活如一条鱼，定格在记忆深处。小手，小脸蛋红扑扑的。冰块下肚，再吧嗒吧嗒地砸着嘴巴，回味那份凛冽的甘甜，还带着泥土的香气，或者田野枯草的香气，那香